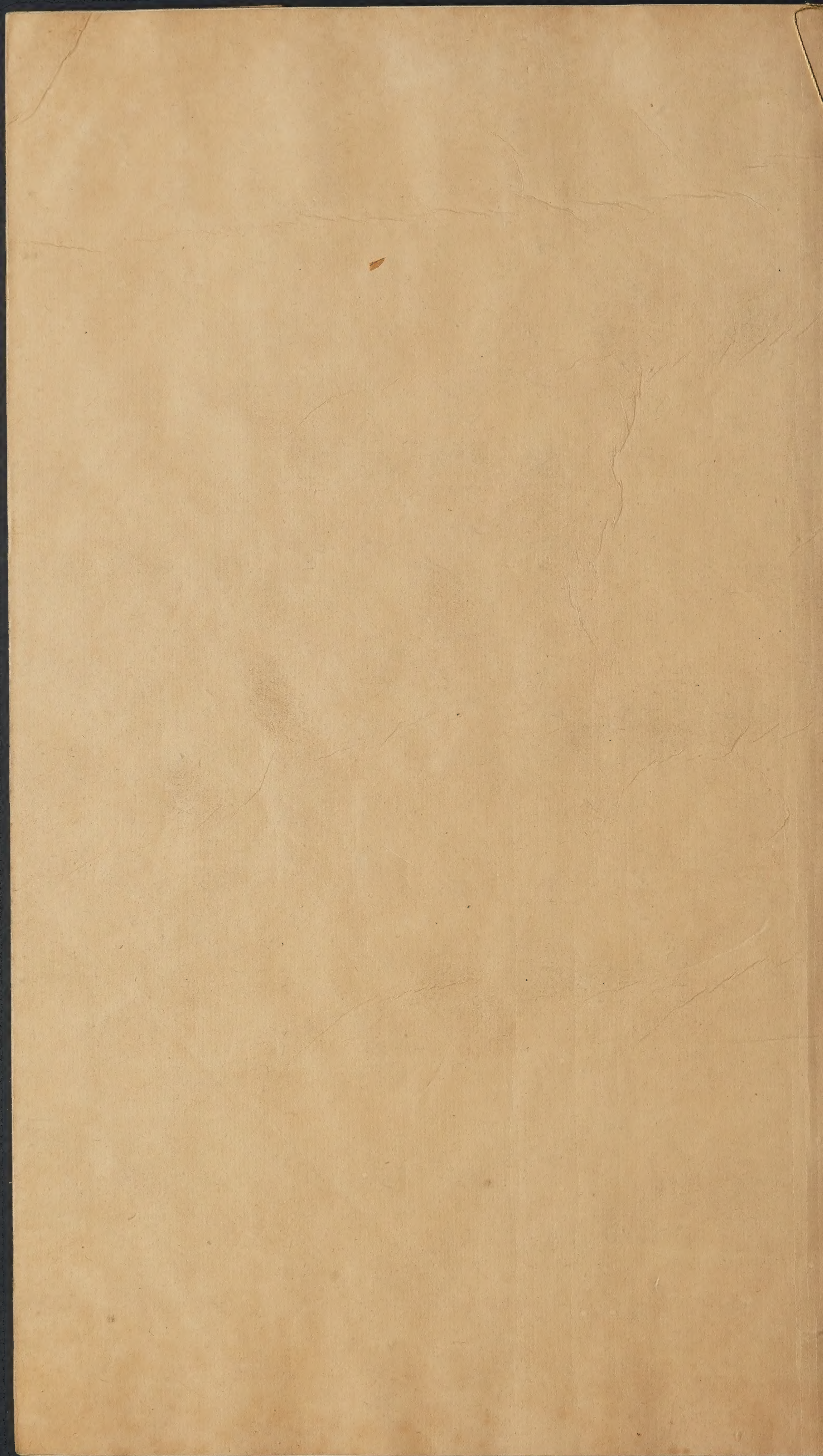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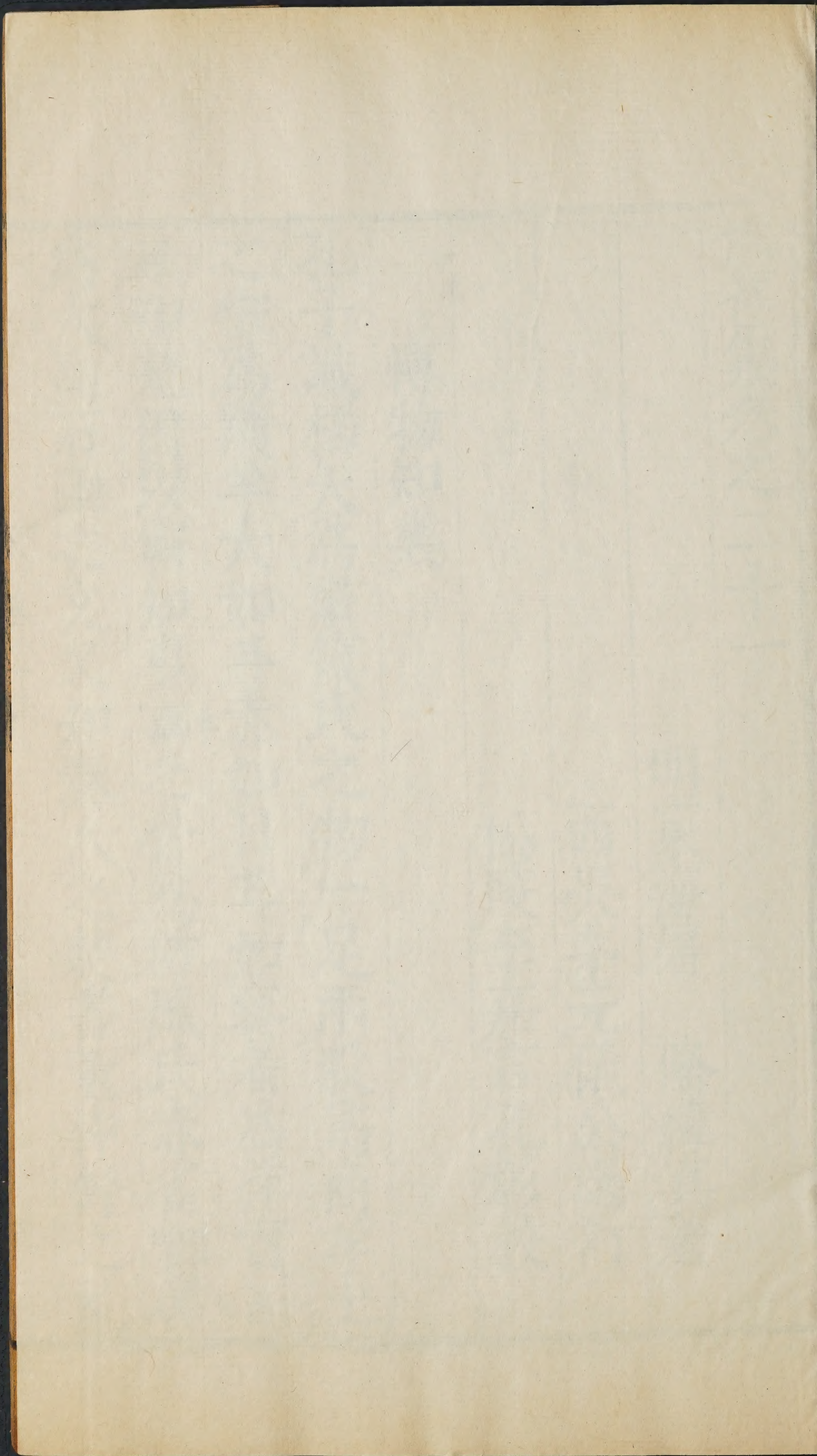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三十一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傳物知幾

孔子識楛矢爲肅慎氏之物一足兩股爲商羊土之恠爲羵羊大如斗赤如日甘如蜜者爲萍實而且知楚因以霸知專車之骨爲防風氏赤雀啣書爲大禹石函之文又知秦人之焚書董仲舒之亂

書大聖神靈何不照矣顏子聞婦人之哭知其所
苦且以爲類完仙之鳥子貢因誅仲尼而知魯君
之不没於魯因邾魯二公執玉高卑而知其皆有
死亡齊桓公北征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
袪衣管仲知是登山之神名俞兒霸王之君興則
見鄭子産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夫不哀而懼
知其有姦事知實沈爲參神台駘爲汾神而又知
二者之神不及於晉侯之疾起於四姬僖負羈之
妻見晉公子之從者皆相國器而知公子之必霸

蔿賈見子玉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叔服知公孫敖
二子而惟穀也有後於魯季文子以討入無禮而
知齊侯之不免申叔跪道遇申公巫臣而曰異哉
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晉郤錡乞師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亡成子受
脤惰棄劉康公知其不返衛侯言虐臧紇知其不
復吳季札請觀周樂而知列國之興衰太史屠餘
占列國而知其存亡之先後趙孟出其言玩愒而
后子知其將死晏子知齊之爲陳氏叔向知晉公

族之盡而其身之不祀梓愼占融風而知七日而
火作叔向之母視伯石始生聞其啼聲而知其必
喪羊舌氏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
必爲忍人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
知楚王當其妖伯宗之妻知伯宗之必亡智果知
智伯之必族而自別爲輔氏東方朔知獨足鶴爲
畢方射覆而知上林之棗與守宮寠數漢宣帝使
人發上郡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
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據山海經云貳負之臣

日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䟽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即此也蔡伯喈識柯亭之笛辨爨下之桐果聲調清遠吳大帝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鏤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帝以問胡綜對以爲是秦始皇東遊金陵以此當王氣魏時殿前鍾忽大鳴張華知是蜀銅山崩陸士衡餉魚鮓於華華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灌之果有五色光起晉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此

爲海鳧毛出則天下土崩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
鼓擊之無聲華令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
鳴矣如其言聲聞數十里華又識黃河龍涎崑山
下泥九館爈龍寶珠仙館玉漿龍穴石髓之屬又
望斗間之氣知豐城有二神劍荀勗食筍知爲勞
薪炊問之炊果用故車脚符朗食鷄知此鷄栖常
半露問之果然傅嘏知何晏鄧颺夏侯玄三人敗
德而罹禍羊祜識王夷甫必亂天下潘陽仲識王
敦於少時食人而爲人食王平子識王玄志大其

量終當死塢壁間周伯仁之母知顗嵩二子必敗
惟三子謨得免劉尹以蒲愽而知桓温必能克蜀
郄超從履屐之間知謝玄必破苻堅郭景純家墓
去水不盈百步知此水將當爲陸歷考古今愽物
知幾者或得之古文秘記或得之竒術異數或本
其鑒裁獨照有不可以常理推測人情揣摩而變
幻閃爍於性靈秋毫無與即孔顔之淵愽特其大
道之餘事而神聖之所以爲神聖者不在是也如
蔡中郎張司空虞譖識中含靈心外朗洞晰三才妙

逼八荒可謂無所不暘矣乃黨比元凶周旋昏亂禍大於丘山而不見刃在於眉睫而不知又何貴博達多智哉康伯子于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却見者也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旣聞道破觚朽牘窒視剗識若虛若愚是柱下叟之所以訓仲尼也

通微

按夏禹伯益作山海經多記九州八荒内外神人靈蹟奇禽異獸當是禹益治水四乘所至經歷廣遠耳而目之載之簡策然禹益雖神聖品非飛仙身無羽翼大荒之外車轍馬迹所不能到者亦多矣其中不無得之傳聞考索者肇經聖人嘗不誕謾乃莊生踏列子束身環堵足跡未踏方輿而奇聞異見往往出入耳目心思之外不知何所從來至釋氏稱須彌山四大部洲西方淨土上而三十三

天下而鐵圍地獄無數華藏世界香水海三千大千國土過去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阿僧祗劫有儒者之所不知往古之所未發而釋氏始盛言之宏廓浩渺何所窮際乎博物通微儒者之事上下今古賢聖豪傑通人鉅儒冥蒐博覽可得而言孔子知赤雀銜書知防風骨節專車知羵羊知商羊知萍實顏回知完山之鳥晏子知泰山二神子產知實沈臺駘管仲知山神俞兒見之霸天下又知駁馬爲虎所伏張子房知著青襦入天門揖

金母拜木公爲東王公玉童之歌東方朔知水木之精名藻廉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爲漢武帝頻興宮室斬伐其居而見又知藻廉所獻洞穴珠知獨足鶴畢方知騶牙知鏤空桃知太乙星不見遊於世迎之江海間果遇天人遺一書曰上界火珠經知柔毫水藻褥知聲風木知鏡火山產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嘗服此草夜見腹光通外知吉雲地神馬吉景駒又知吉雲草知古秦獄地赤肝虫爲積憂所結得

酒而解知能言龜飲桂露知神女巨靈知地日草
食之使人不老知鳴鴻刀乃黄帝采首山之銅以
鑄者知荒外大山有不晝之木晝夜火然暴風不
猛猛雨不滅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花
九百歲作實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花形如
甘瓜食之令人身澤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
可以爲船其筍甘美食之可以止創癘西方山中
有蛇名率然八荒之中有毛人名髯公形如獼猴
見人瞑目開口吐舌上脣覆面下脣覆胸西海之

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皆壽三
百歲西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脅下有翼
不能飛名曰苗民南有人長七丈以鬼為飲以霧
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
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右手憑青龍左手憑
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
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先一名無不達人
見而拜之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長三千里兩
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日飲天酒五

斗不食五穀魚肉惟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南荒中有刀味核樹形高五十丈實如棗長五尺金刀剖之則甜苦竹刀剖之則飴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地仙不畏水火白刃窮其獸聲似狗狗頭人形鋸牙鉤爪嚙忠信飼姦邪劉向知貳負終軍知一角五蹄之獸應在外夷蒙化而至知豹文鼠出爾雅張寬知渭橋子乃天上主祭祀神現賈逵知鸑鷟郭子橫知豹影山有丹藿冀荷

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奔雷室望蟾閣波祇國有
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一名春蕪握一片滿室皆香
婦人帶之彌月芬馥皮可爲布名春蕪布靈池有
連錢荇浮根芰倒枝藻嵣嵻山細棗萬年一實咋
之有膏膏可燃燈郅支國有馬肝石舂碎和九轉
之丹服之不飢渴吠勒國有文犀狀如水兕角表
有光勒畢國有細鳥形如大蠅狀似鸚鵡音類黃
鵠聲聞數里國人以此鳥候時名候日虫烏哀國
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

丸服一粒千歲不飢冰谷有龍肝瓜長一尺華紅葉素仙人瑕丘仲食此瓜千歲不渴玄都翠水有菱碧色狀如鷄飛名翔鷄菱仙人鳧伯子食之骨輕身生毛羽樊英知殿上鐘鳴乃蜀岷山崩母崩子鳴嚴君平知客星犯牛女又知客所取爲織女支機石諸葛恪知傒囊陸敬叔知彭侯葛稚川知九品神丹五芝之靈寳五符開山却害符松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木威喜芝夜視有光帯之辟兵千歲之栢水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

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塗身則隱
形欲見則拭之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
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
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莖大於手指赤如丹素
葉似莧得而服之千歲懷其大根卽隱形欲見則
左轉而出之山中小人乘牛馬長七八寸者名肉
芝服之卽仙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于南海
鐵鎚不死以石上菖蒲塞鼻卽死取其腦以和菊
花服之盡十月得五百歲入名山求芝草必以三

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又須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一束以入山山神喜必得靈芝神藥服玉法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粘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銀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服珠法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又知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徬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

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是爲
五兵名臨戰陣誦之不傷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
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
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
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並足以
却五兵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
或以玉粭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草
或折青龍草以伏六丁之下桎梏解脫方以七月
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

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
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
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空行乘蹻有三法一曰
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存念作五蛇六龍
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
中其氣甚罡罡能勝人也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
其身爲五玉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黄秋白冬黑又
思冠金巾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思五
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

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
牀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
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氣閉之以吹山草中思令
此氣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雖踐蛇不敢動思
吾身爲朱鳥令長三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
虎即去張華知臨平石鼓知九館龍洞知然石知
海鳧之毛龍鮓之肉豐城之寶劍龍穴之玉漿束
晳知顯節陵科斗策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年知
亡新威斗王子年知神農之時有流雲洒液名爲

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
闇投水浮而不滅帝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
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出入名曰貫月查亦曰挂
星查有羽人仙客棲息其上舜葬蒼梧之野有鳥
如雀吐五色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銜青砂珠
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轉細風入如塵起名曰
珠塵服之不死帶者身輕禹見一神蛇身人面示
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周穆王西見西王母
於崑崙進洞淵紅蘤嵰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

褒萬歲氷桃千常碧藕燕昭王設麟文之席散荃
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
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又知燧林桂
膏員丘火蛾陰泉黑珠寒山黑蚌漢宣帝時扶桑
之東有融澤之穀浹日之稻搖枝之粟繞明之豆
延精之麥紫沉之麻有虹草有焦茅有紫菊魏明
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知崑崙山
有袪塵之風甘露朱露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
玉樹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奈冬

生如碧色第五層有神龜萬歲升木而居亦能言
第九層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有瑤臺
十二南有丹密雲西有蝸潭多龍螭千歲一脫其
五臟南又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知蓬萊山有細
石如金玉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有金霧有葭紅
色可編為席知方丈山有龍膏山西有照石如鏡
有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瀛洲有影木日
中觀之如列星萬歲一實有獸名嗅石嗅石則知
有金玉吹石則開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

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紺身丹翼名曰藏珠鳴翔
則吐珠員嶠山有不周之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
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翕然雲
出有冰蠶長七寸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其色五
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西有星池池中
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
五岳四瀆之象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
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因風以昇煙霞人
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岱輿山南有平

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西有玉山其石五色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傍有文桂可爲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梁四公蜀闖知武帝命作覆爲生鼠夋蝙知旋風襲帝衣愛子㬥殞甈杰知高昌國貢鹽乾蒲萄刺蜜凍酒白麥麪又知技桑之蠶拂林國寶樹南至火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汙以火浣西有酒泉水味如酒飲之醉人

北有滄海毛羽染之皆黑又知西北色界天王寶藏仉胥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虚鬼神情狀陶眞曰知金陵句曲華陽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中有神芝白壁丹砂實金又知定錄府官寮有左右理中監理中監準令長史司馬職又知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北河有司命有東華宮太極仙候九官尚書與北河侯對職又有易遷宮保命府

多女貞官又有明晨侍郎方諸宮童初府又有合
眞臺女人已得道者隷太元東宮二宮盡女子之
宮童初蕭閑二宮男子之館又知苞山下有石室
銀戸方圓百里崑崙山下有黄水名曰日月水飲
者得仙又知六天鬼神之宮一曰紂絶陰天宮二
曰泰山諒事宮三曰明晨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
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敀司連苑宮謂之爲鬼
所畏憚段成式知四天曰常融玉隆梵度䨱奕三
清曰大赤禹餘清微又知酆都稻名重思又知地

下主者有東明公西明公南明公北明公又知名
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
在方諸者掌理迴蘭又知三尸仙藥句曲山五芝
之名知天山神名渾敦知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西
王母姓楊諱回一曰婉衿知羽嘉生飛龍龍生鳳
鳳生鸞鸞生庶鳥知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
麟生庶獸知鳳雄名節節雌名足足行鳴曰歸嬉
止鳴曰提袂知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
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博物通微儒者之事故一

物不知陶弘景以爲深恥至人盡棄萬事獨寶靈
明靈明之中何所不了雖不汲汲以此爲要而通
徹其餘事也

名言

每聽人譚穢陋則生穢陋想譚蘊結則生蘊結想譚幽適則生幽適想譚超曠則生超曠想斯亦人情也至人高士永垂名言至理存焉余悉取之以爲蕩滌匈懷之助廣成子曰吾將去女而入於無窮之門黃帝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老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盡融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華封人曰千歲猒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紀消子曰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逆旅小子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連叔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遽伯玉曰彼且爲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文贊
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亢倉子曰我能
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我體合於心心
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曾儒生治宋陽里華
子之忘疾既除乃大怒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
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化人
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
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

水火皆可也中山人從石壁出隨煙燼上下趙襄子問之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子輿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余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顏淵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張子房曰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

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劉某好道適來視之見某了
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形漏五臟不淳關
胃彭孛骨無津液脉浮遊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
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
才也東方朔告漢武帝曰會隨師主履行北至朱
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
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岳行陵
澤而息名山黃眉翁曰三千年一進骨二千年一
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麻姑謂王

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
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彼爲陵陸乎方
平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陶眞白少時嘗
歎曰仰靑天覩白日不爲遠矣又曰吾見朱門廣
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徳之心望高嵒瞰大澤恒
欲就之道士謂顔淸臣眞卿曰子有淸簡之名已
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僊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
海李秘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
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覺使有司奏客歲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白樂天嘗製飛雲履著之曰此吾步步生雲矣清虚真人王裒謂南岳魏夫人曰聞子寄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南岳夫人曰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虚宫授真仙之藉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虚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輩

也豈止落名生藉方將被考於三官也道士謂司
馬子微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仙司馬子微
謂李白曰此子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屈原曰下崢
嶸而無地兮上寥廓之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
惝恍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長
統曰蹈躇畦花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尚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
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嚴尊曰州有
九涉其八嶽有五涉其四諸葛武侯謂後主曰臣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蘇門山中忽有眞人幾代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擁膝巖間籍與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爲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𠷣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視乃向人嘯也嵇康曰聞道士遺言餌

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與諸佐吏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君咏謔達旦王徽之爲桓冲叅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何平叔曰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晉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王夷甫曰裴

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
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宗炳
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
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
山皆響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
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周伯仁謂庾元
規曰吾無所憂直是淸虛日來滓穢日去耳張季
鷹曰與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簡文入華
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

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陶淵明臥北窻凉風颯然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荀羨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有褰裳濡足王胡之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平子謂太尉曰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平子與人書稱其皃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桓溫曰諸君莫輕道謝仁祖企

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郗恢稱居士謝敷曰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謝過絕重其姊道韞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淸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房琯以元德秀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

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遂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白樂天醉鑒先生傳先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里閒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
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𠯗
中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
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
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
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𦚾
范鎮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
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開籬墻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李白登

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柳宗元曰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意有所極夢亦同趣鐵脚道人常愛赤脚走雪中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滲入肺腑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胷王維與裴迪書曰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

疎鐘相間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倘能從我遊乎澄懷錄曰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巳物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蘇子瞻曰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又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羅大經云余家深山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

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興到吟小詩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韓持國遇潁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乎曰凉持國詰故曰

野人無修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匈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摇則從東西摇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大言聲必也風出土囊蓬蓬勃勃溜下幽磵淙淙泠泠是爲天竅鄙穢之辭必不吐於清士明潔之語必不發於濁夫聖賢淘洗性靈發爲佳言玅論吾不徒愛其言語愛其性靈也葢以吾之性靈而與聖賢之性靈會也世人但知聽笙竽聞歌歔爲歡取娱而不知此許大淙淙泠泠者其爲笙竽歌

歉多矣

異書

古人云性樂酒德心好異書性樂酒德非余所知心好異書竊有同嗜古今異書多矣余以貧故不能多畜又性疏嬾涉獵不精架上所有逬逬為人持去身閒體健公私不擾布衣糲食粗給昏朝幽窻淨几焚好香一鑪烹苦茗一甌蟲飛魚落艸花蒙茸微雨乍收晚日復出明霞界天涼月生浦科頭坦腹手一卷胡床蕭然此樂可以忘世異書之名猥以寡陋覩記未廣姑取最鉅麗宏奇者十之

二三筆之於書以資緒蒐伏羲氏山墳神農氏氣
墳軒轅氏形墳神農本草黃帝內經素問太公金
匱書太公六韜太白陰經汲冢周書竹書紀年穆
天子傳山海經水經白澤圖爾雅博雅埤雅埤蒼
乾坤鑿度管子韓非子商子荀悅申鑒越絕書墨
子亢倉子尉繚子鬼谷子楚漢春秋吳越春秋左
傳離騷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三輔黃圖西京襍記
漢武帝內外傳司馬遷史記東方朔神異經東方
朔十洲記春秋繁露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淮

南子禮含文嘉禮斗威儀張衡靈憲韓詩内外傳
詩含神霧焦贛易林京房易傳王充論衡劉向說
苑新序洪範傳楊雄太玄桓談新論白虎通風俗
通高士傳崔豹古今注許氏說文常璩華陽國志
盛弘之荆州記襄陽耆舊傳渚宮故事漢文帝典
論晉書劉義慶世說新語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
記王子年拾遺記郭璞易洞林管氏易林王浮神
異記王琰冥神記遁甲開山圖郭子横洞冥記干
寶搜神記玉燭寶典符子鶡冠子牟子尹文子金

横子孔叢子意林梁昭明文選簡文談疏文心雕
龍大業拾遺錄遊名山志五嶽志海中經括地圖
初學記道書福地記方輿勝覽明皇雜錄天寶遺
事大唐奇事酉陽雜俎幽怪錄夷堅志劇談錄雲
溪友議周處風土記荊楚歲時記齊諧記窮神秘
苑集異記纂異記博異記宣室志列異傳神異傳
甄異傳錄異傳衝波經石氏星經太衍星分圖天
表鈐尚書考靈曜孝經援神契洽聞記廣人物志
洞天集外荒記楞嚴經法華經心經金剛經維摩

經圓覺經楞伽經勝鬘經寶積經觀音經阿含經
大荒西經涅槃經般若經阿育王經無垢稱經普
曜經菩薩本行經泥洹經襍寶藏經寶雲經譬喻
經灌頂經金光明經智慧經法苑壇經西域記高
僧傳傳燈錄宗鏡錄弘明集法苑珠林五燈會元
大乘起信論婆沙論大乘莊嚴論道德經陰符經
冲虛經文始眞經南華經黃庭經太上三洞寶經
太上黃素經太上玄一眞人經太上三五順行經
太上五帝內眞經太上正法經太上四明玉經太

上飛行羽經太上四靈經太上三元經太上智慧經太上玄眞經太上太眞科經太上倉元經太上經上清經上清變化經上清紫宸經上清九眞中經上清眞文玉經上清八景經上清隱書龍文經太清眞經太乙帝君經太乙洞眞經太元眞經三元品戒經三元玉檢經太清中經太素玉經太霄經大洞眞經高玄經靈寶經玉清金笥經龍虎經金碧經度人經昇玄經天眞白龜山經天眞皇人經上元寶經太洞玉經玄眞經洞玄經三光經普

曜經五符經九幽經法輪經靈書紫文上經秘要經內音玉字經黃籙簡文經洞景金玄經八素真經無量經大有經金玄羽章經隱元內文經五帝內真經無爲經寶玄經金根經赤城王訣經白羽經洞天經海空經金房上經太平經消魔經本濟經飛行三界經回天九霄經赤書玉訣上經自然玉字經定真玉籙經鳳赤書經靈書紫文經洞景金玄經金簡玉字經本行經玉光八景經金液經九華經玉鈐經五廚經紫度炎光經妙真經玄示

經崆峒經玉珮金璫經四極明科經靈寶眞一自
然經靈寶大戒經靈飛六甲經玉清經上清金闕
靈書靈寶隱書靈寶赤書太丹隱書玉淸隱書太
極金書太上太霄琅書眞誥太上玉書錄上眞元
錄上淸元錄參同契悟眞篇抱朴子譚景昇化書
列仙傳玄門靈妙記玉匣記石函記據余所知者
如此姑記之以俟博雅君子補遺焉暇日第開一
卷各以資性而入豈徒賢於博奕而已

奇書

山海經穆天子傳東方朔神異經王子年拾遺記葛稚川抱朴子梁四公譚九州之外陶弘景眞誥此至人得道通明徹玄神明而照了者也鄒衍譚天劉向傳列仙郭子橫洞冥張華博物任昉述異段成式酉陽雜俎此文士博學冥蒐廣采見聞而紀載者也奇書一耳其不同如此具眼者不可不知也

清穢

余嘗覽國朝列卿年表二百餘年來都卿相據要津姓名爵里纍纍乎光史冊照天壤婦孺咸知華夷共仰者代不數人餘皆泯泯無聞不惟身殁及其尚在人無知者不惟千里而外雖距鄰封近壤亦無知者即華軒高蓋朱門大第何爲乎山澤之臞築土爲垣插槿爲籬出荷襏襫躬耕牧牛豕入彈琴誦書茅茨蕭然不蔽風雨死瘞野田白骨委蔓草荊棘而姓名傳於竹素香於萬禩後世譚而

豔之是以君子貴清身砥行也稱詩者譚征戍羇
旅顛頓凄涼則佳譚王侯卿相富貴繁華則俗繪
畫者寫柴門野店擁褐負薪則清寫丹楹紺殿層
酒累肉則穢然而世人急急去其清且佳者而求
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余又見浮華之子口清
虛醇朴之談富貴之家張道民野老之畫則彼之
不勝此亦明矣

醉夢

何氏記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葢峰下間之縣市從
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
袍劉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
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
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
出則鎖之或夜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
營不能自適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
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旣脫與之吾

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君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問之曰何遽輟歌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余爲吏十年貧甚俸置田數十畝歲獲穀百石僅足八口室中無一長物敝廬有樓三楹樓前隙地雜蒔花木春夏之交枝葉茸翳日斜睡覺枕上靜聽鳥聲間關推牕捲幔牀桯前綠陰撩月家無一事日月米鹽瑣屑悉聽婦主之了不相關

白殘經斷簡隨意散心耳 居詩有云才退名兼損家貧身轉閒此余實境語余見士大夫居鄉豪腴修心不已日求田問舍放債取息奔走有司侵削里閈廣亭榭置器玩多僮奴飾歌舞終身勞冗略無休息一朝推隕飛煙冷風余以靜中眼覷之如醒觀醉如覺觀夢亦可歎矣嗟乎人生百年露電耳盡力營爲倏而凋散轉眄之間福空業在多生積迷一悟可解也嚴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此迷途慧炬乎

遺名

屈平云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恡不與繇乃自搥匈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使盜掘其墓遂得焉晉魏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唐宋之問愛劉希夷詩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夫元常嘔血衛夫人流涕宋延清至殺人皆爲名也此技秇常流不足深責郭象注莊子南華剖析玄理乃盜

向秀注宋齊丘學道九華而沉譚景昇竊其化書爲已物此險詖陰賊之夫則然羊祜鎭襄陽登峴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杜預南征紀功勳爲二碑一立萬山上一沉萬山下朱富弼居洛邵堯夫候之曰令日有一綠衣少年謁公他日爲公秉筆譔公生平德業者此人也公宜厚遇之弼命客至無貴賤立爲通頃之果有一綠衣少年至范祖禹

也彌問勞甚至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忖忠
他時肇劃畧君顧少留意邵數亦神矣彥國居洛
嚴重絕少延接獨待祖禹甚厚嗟乎羊杜富公非
世所稱碩德鉅人君子哉乃其於身後名何汲汲
也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獨老子
曰身與名孰親夫身者幻形名者幻聲幻形無常
幻聲不實總名曰幻孰親孰疎老子所謂身法身
也法身者靈光也以身外之虛名而視此身之靈
光親疎較然矣悪靈光而逐虛名不亦惑乎古之

至人竄身窮谷滅迹幽遐草衣木食麋鹿爲侶虎豹爲隣大道已躋於無上而姓名不聞於人間夫是之謂眞能遺名者也

巧拙

巧謂拙曰吾之能礫陰陽裂太寥俞天日萬物岀芸跳吾掌中是故鼓鑄鍍弄颸飊勃窣則帝無權矣縱送浩刼戲嬲靈荒則神失位矣拙曰我將奴子巧曰以吾之能何横不被何竪不徹何有於子螘駈象乎拙曰子有萬用吾無一用以無一用役萬用我將奴子辯謂吶曰吾舌捫空空駴指地地馳禁霆霆啞吾使大四洲易處須彌擢六合沸而不得止神靈畏搜剔而夜號何子之謇也吶悶而

不應辯曰吾能使冥塗朗日月闇曾氷𤒰大火寒羽沉石浮烏白鵠黔嫫美施惡僬僥修汪罔短聖智矇瞍愚夫若神亦人之所快也則有術焉吾將鑿子之竅而令子佳言如屑子其願之乎吶又悶而不應辯曰六合内外吾能譚之四方上下吾能譚之五帝三王之事吾能譚之三百家衆技之說吾能譚之移星隕霜降龍雨花開金石感鬼神明大物濟大事罔不繇辭是故羽父定滕薛爭長季梁懼隨侯修政臧哀伯止魯桓納郜鼎魯公風鄭伯

存許曹劌教魯莊以戰具宋公子御說對宋災有
禮管仲勸齊桓以救邢楚屈完對齊師以定盟管
仲勸桓公以却鄭子華晉呂甥說秦歸晉侯晉文
公以治兵中原報楚成魯展喜以王命止齊師鄭
燭之武說秦以却晉兵楚蔿賈勸楚出師以恩百
濮周王孫滿稱天命以却楚子之問鼎襄王却晉
侯之請隧申叔時勸楚莊歸陳國鄭伯肉袒牽羊
以卑辭退楚莊師三十里晉士貞子諫景公殺荀
林父晉解揚以死致君命而獲歸國宋華元却楚

城下之盟晉茁賁皇緩晏弱而使之逸齊逢丑父以代其君任患而免戮齊國佐折晉人而免蕭同叔子之質晉知罃以竭力致死而起楚人之敬季文子沮魯成背晉而成楚韓厥以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勸晉立趙後南冠之言君子而晉重爲之禮晉呂相絕秦而定令狐之盟魯聲伯請季孫行父於晉而晉許魯平子產止晉范宣子之重幣晏平仲止晉趙文子爲孫林父執衛君子產壞晉館垣而趙文子謝不敏晏子論踊貴屨賤而齊侯省

刑叔向因子產鑄刑書而知鄭其敗周王使詹桓
伯辭於晉而晉返閻田子產不獻玉環而韓宣子
遂謝不敏晏子論矯誣而齊侯使有司寛政毀明
堂下一言而善而叔向視如故知景伯以周禮而
却吳人之徵百牢孔子一言而卻萊兵於齊壇子
貢一說而移吳師於伐齊魯仲連以一矢下聊城
孔穿以理勝屈公孫龍蘇秦合六國之縱左師觸
龍悟太后之意范雎去四貴以取相印李斯稱四
君以畱逐客蔡澤明功成身退以代穰侯茅焦顧

就烹以悟秦始皇還覇上定鴻門王巴蜀都關中陸賈服尉佗朱家脫季布賢王返厮養外黄全孺子子房銷封印東方諫辟戟馮唐白魏尚貫高雪張王皆吾掉三寸舌銛於刃利於鏃捷於九天下之務有不倚我而辨者乎仲尼亦云非文辭不爲功辭之不可已也如是何子之謇也吶又悶而不應辨雖有口縱衡閃爍無詞如何意敗而退智謂愚曰庚桑有言我其杓之人邪杓而出之濡縷炙轂自溟涬兮混沌鑿顡嵩開竅玅出吾上把北斗

之魁下握崑崙之轄帶中懸神聖之鏡魁以運之軸以轉之鏡以照之是厶古七竅如莢蘆焉五藏如吠琉璃焉見顯而知幽見邇而知遐見上而知下見左而知右見末而知本見首而知尾見表而知裏見皮而知骨見端而知竟見一而知萬隸首之所不能算章亥之所不能步銅儀之所不能候隅隈之所不能數赤驥白濊之所不能馳造父裔爾之所不能御呂梁商丘之所不能泅神巫壺子之所不能相伯昏禦寇之所不能陟瑲芽筵篿之所不

能卜庚辰鉅靈之所不能挽公孫韓檀之所不能
說嬰髡樗里之所不能謀碧虚湫盤祇卑神尊同
空化元因本生首之所不能苞燭腹負垢根蟬眩
華之所不能悉白蜆嬰綈之所不能化乾闥羅睺
之所不能變離朱喫詬之所不能探岣嶁宛委玄
夷白澤之所不能書蜀闖[illegible]杰夔[illegible]仉胥之所不
能憚吾罔不摧之是故轆轤箕斗吐飲風雲几席
寓縣捆束今古僕御鬼神㝵擘英雄龍罩猛士靈
明照爥燭於無窮方之憒憒不亦遼乎愚曰吾聞

之始以智封終爲智累毋然察察吾寧憒憒而褓
吾眞捷謂鈍曰羲和逐日貳負偃尸律令走雷弗
述藏地鵬絕靑天鷙決枋榆駃騠萬里跛鼈跬步
鄧禹三十而都將相馮唐白首而困郎署潛緯十
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夫慶忌之與要
離材相萬也桔槔之與抱甕功相萬也鈍曰賈宋
穎絕不如季主羅沖大富不如君平何鄧驟貴不
如公明終身讓路不失數步疾行一跌將赤吾族
龍蹻而行太淸吾寧蹩躠於泥中強謂弱曰昔者

來丹以黑卵殺父之讐謀在必報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趍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請於衛孔周得寶劍曰宵練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

能殺人也歎而歸夫穿七札飲石虎斯亦天下之
至勁也斷蛟龍剸犀象斯亦天下之至銛也叱咤
生風指麾如雲鞭箠萬夫宰割六合斯亦天下之
至快也安能纖趨嫋娜脂韋選耎屖而如婦人乎
弱曰馬事強虫尤觸山麦於軒皇防風專車戮於
神禹長狄盈丈盡於得臣闔閭擁衆殪於勾踐西
秦虎視亡於揭竿項羽扛鼎殲於烏江無霸乘象
斃於昆陽曹操傾國之師氣吞江東赤壁一炬幾
乎隕滅苻堅投鞭之衆目無晉室淝水一鏃遂至

奔亡強何足恃乎鄭伯肉袒楚子還師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范蠡佐越王卑身屈體行成於吳卒夷姑蘇以光禹穴張良相沛公龍蟄蠖屈退居險遠終摧強楚以定漢基良也始募壯士僥倖悖浪之錐盎亦不勝其慓悍急疾之氣逮遇穀城黃石授之素書教以深潛委宛而後濟大事敢憤激烈吾虞子之不缺則折也夫玄龜食蟒黃腰服虎飛鼠斷猿狼狖嚙鶴禽氣相制不在大小安見魁頎不有傾跌安見尩羸不能奮迅老子云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天下柔弱莫過於
水攻堅剛者莫能勝之舌以柔存齒以剛落此常
摐之所以教老氏也

忘機

滇涬子爲人踈而忘機雖萬物龎雜紛如蝟毛而此中常空洞不絓一事兀坐良久嗒然沉寂了不知身世安在何處老衲枯禪叅學蒲團上數十載猶苦阿中葛藤子之忘機盖得之天性非關道力

一故將軍以日者術自負謂滇涬子曰近聞公連舉二子當是美器幸以支干見命且爲兩公子一卜將來遠大滇涬子謝曰乃公棄瓢抱甕之徒也三十始昏三十六始舉子當其無兒與有兒同當

其有兒與無兒同余安能知二子支干及罷官後
益沖然無無并其身之生年亦忘之矣嘗貽書所
知曰僕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放之雲
水良得其所嗟乎兒子亦忘生年亦忘忘至矣然
猶有不忘者海鷗乎哉使人心盡如海鷗仙佛矣
慧安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
佛忘甲子所以佛也

尊生達生

陶潜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運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貪死亦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清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念雖勤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修持心乃住于貪著不名爲尊生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爲是曠達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爲達

生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到即行常存此心則無有不喫無有不死譬如身在風波曰我無恐眼見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無可柰何而強顏作達哉余常見士大夫平居掀髯抵掌曠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真達也乎哉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海外山川

常人信目疑耳心駭異聞姑存一二扶桑在東海之東水正作碧色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林木如桑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東王父亦曰東王公亦曰木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男女得道者咸隷焉眞仙靈官變化萬端名曰碧海亦曰碧津弱水以西有崑崙山天中柱也上有五城十二樓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弱水九重洪

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能到也玉闕暨天緑臺承
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彩帳明月四朗一曰
玄圃臺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
曰天柱皆仙人所居又有醴泉華池金臺石室有
沙棠木狀若棠而黄華赤實味如李而無核食之
令人不溺又生紅玉之草食其一實醉臥三百歲
而後寤西王母居此山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
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東華至眞
之氣化而生木公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

母與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王母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盖沓映羽摻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山海經曰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周穆王西征至崑崙見西王母西王母觴穆天子於瑤池之上作白雲之謠穆王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亦王毋所居東海中有十洲三島十洲者祖洲

瀛洲炎洲玄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麐洲聚窟洲在四方巨海中三島卽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也又按列子及王子年拾遺記東海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上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又史記三山在海中去人不遠望之如雲中及至則三山反在水中欲至風引船而去莫能至者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黄金白玉爲宮闕又東方朔神異經備載東西南北大荒山多宮室花木棗梔瓜果人物禽獸蟲鼠

珍奇瑰異此在九州之外玄虛恍惚曲局守常之
士往往駭而不信不知天地大矣神靈奇幻何處
無之無論西極東荒卽如中國山水神奇嵒洞靈
怪在在而有姑摘震旦國中之最顯者若幽薊之
盤山揚子之金焦天台之石梁蜀都之禹穴四明
之石窗張公善卷句曲大滌笠峯飛來二華掌擘
淛江靈潮呂梁懸瀑濟南趵突入公珠泉房陵粉
水句漏丹砂武都紫泥黃山湯泉鄜延脂流詭譎
播弄有如神工鬼斧天造地設夫此皆區中山川

人跡之所常到耳目之所常經而心思意想莫可端倪人亦將以爲誕妄而不信乎人試靜而求之天地何時而剖判日月星辰何時而森列大地山川何時而流峙雲霞何以五彩雷霆何以訇砰百卉何以絢爛萬靈何以雜出其來何從其去何歸其有何造其無何滅奇怪亦甚矣奚獨四海之外爲誕妄而難信也如以人所不到目所未見爲必無之則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人豈嘗到乎目豈嘗見乎將遂以爲盡無有也夫震旦溷穢蠻夷

荒鄙乃皆存之而四海之外仙都天府靈境神區
並非實有則是天地之氣獨有纖濁而無清虛也
甚矣俗人之見小也其甘於滓垢而不修淨業宜
矣

矣

甚矣俗人之負心也其甘於辜而不念義矣宜

非實有則是天地之氣偏有激而為者也

若論乃習者之人而四海之大今之天下盡紛紛固

鴻苞集卷之二十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光符泠玄校

理推

抱朴子曰麻之敗酒蟹知敗漆此理之不可推者也余因其言而廣之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鷉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菖蒲則死鱉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

鵾鷄得桒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穤則爛芙渠得油則敗沓焦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饑魚食芭椒則死鼠食之則肥蕿草忘憂合歡蠲忿倉庚已妒鶬鴰治魘橐𩇯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恠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猋遇煙煤則不散凡此之類皆理之所不可知者自非博如茂先妙如中郎神異如東方生奇瑰如梁四公無輕言物理哉

天積氣也星隕爲石何以成形地積形也山川出雲何以成氣地在天中不知何物爲能載地天包地外復有何物可以包天天極于非非想非非想而上更有何氣地極于大瀛海大瀛海而外更有何形萬象行天何以懸綴而不墜萬波入海何以輸納而不盈虚空之中更有虚空畢竟何者爲空世界之外定無世界畢竟以何爲界天蒼蒼耳從蒼蒼而想去想竟不通地茫茫耳從茫茫而望去望豈有極雨雪之隕也則以陰霜露之隕也則以

霽日月有影則無聲風雷有聲則無影百舟望暑
則焦芙蕖觸暑而盛草木經寒則凋梅凌寒而開
松之性惡濕栢之性則惡乾黍之性喜高稻之性
則喜下均一草木也何以致毒何以解毒均一藥
物也何以宜溫何以宜涼草與毋何與而益毋花
與男何干而宜男萬物入水則死魚得水則生萬
物入火則焚火浣得火則潔獸與風何因見風而
活豹與霧何因隱霧則斑犀與月何因而望月黑
鯉與斗何因而禮斗人物埋土則斃蚓蛭何爲而

在土禽獸見人則避貍狌何爲而依人萬物以耳
而聽龍無耳而其聽日遠萬物以足而行蛇無足
而其行反疾牛與馬同類何一馴而一劣鴉與鵲
同類何一吉而一凶象何德而魁然其巨蟻何辜
而眇乎其微牛羊何廉食素而不腥猫狗何饕食
腥而血不素騶麟何仁不踐生草虎豹何暴攫人而
食燕何智而知歲華鵲何慧而避太歲萬物日則
作飛鼠晝伏萬物夜則息熠燿宵遊蚊虫何以愛
暗火蛾何以愛明蜂蝶何以尋香蝇蚋何以逐臭

物不飲則渴蠶則食而不飲物不食則飢蟬則飲而不食人之孩也事事未知而飲食獨解人之老也事事皆衰而見慮則長齒何以居晉而黃頸何以在魯而瘦膚從白而得黑髮從黑而得白東南之人何以臞而清西北之人何以肥而厚人之生也體何以柔弱人之死也體何以堅剛人以人而生盧充何爲而獨有鬼子人葬埋則朽范朋友之僕何以數百年而猶生人靈能言石何以言于晉幽明道隔神何以降於庭忠臣感六月之霜屈原

何以不霜孝女致三年之旱申生何以不旱燕丹
馬角何補亡宗荆卿白虹無逃肢解呂后蒼犬武
曌獨得考終桓温殷消曹操乃無靈見孫皓毀釋
立報赫爾昭章梁武奉佛無福又疑茫昧祥覧以
盛德有後伯道以忠孝無見彭老以至眞延年顔
回以大賢夭妫上帝尊嚴何爲而笑玉女太白高
眞何爲而竊玉清神龍何爲而藏于人爪樂神何
爲而隱于女鼻似此紛紛皆理之所不可推者也
陶弘景有一事不知以爲深耻余之所可耻者多

矣

大化不齊

造物廣矣深矣有不可知者是大化之所以爲妙也有宜寒而寒宜暑而暑宜災而災宜祥而祥有宜寒而暑宜暑而寒宜災而祥宜祥而災人生有人面而人心者有獸面而獸心者有人面而獸心者有獸面而人心者有貌天人而心天人者有貌祇庶而心祇庶者有貌天人而心祇庶者有貌祇庶而心天人者有爲善而善報者有爲惡而惡報者有爲善而惡報者有爲惡而善報者紛輪不齊

烏可詰也是大化之所以爲妙也君子務修德而巳其不可知者恐聽之

嬰兒

老子曰能嬰兒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而如嬰兒赤子則得道然則赤子何以不得道乎夫赤子者靈光初含也其爲幾也微其爲天也未斵其天未斵故入道也易其幾微故在培養不養而斵之喪赤子之初矣譬如花之萌芽灌漑之而暢茂萌芽而摧折之其能茂乎

秉理

聰明雄儁才子學無所不綜識無所不淹秇無所不精辯無所不挫交游遍海內聲名徹寰宇一語之出座爲之傾一秇之播人爲之寶投轄陳遵置驛鄭莊以筆爲塚以墨爲池以鐵爲限以人爲斗以門爲龍以舟爲仙意氣籠罩風流掩暎方且高視濶步得意一時天壤間無益之事無一不料理而於方寸中神明反茫不爲照顧一旦眞氣耗盡溘先朝露空名挂乎通都而白骨淪於糞壤百代

而下雖日在人口吻想慕其丰采彼白骨何知乎世人競好立名念此心灰冷矣惟枯淡沖素善葆此靈明雖時移運盡不免遷化而秉理脩然必有不朽者在嗟乎此至人所以必不肯以彼易此也

余友莫雲卿死以詩吊之曰海內才名三十年九衢風月五湖煙終懷老父蘭膏恨忍讀門生薤露篇有客空然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遮須國何似淸虛小有天客散高齋罷草玄英雄何事苦無年雲邊乍冷登山屐湖上今閒載酒船

黃土老狐穿暮雨白楊新鬼哭秋煙墨池筆塚俱
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余此詩成不堪自讀曹子
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人死精冤旣散形骸速
壞安在其不朽文章卽不朽於此人何與焉而況
般垂之巧由基之射積薪之弈鍾王之書顧張之
畫雖研精入竗絶類超羣於人亦寧有秋毫盇乎
大哉造化苞萬用而長無掩衆巧而不有故觀於
眞宰而人之沾沾秇能者媿矣

遺機

發光氏晏坐湛思古人巧矣遺機盈世矣不可加矣車之軸也舟之柁也爐之槖也戶之樞也酒之滑稽也煬之甗也井之轆轤也管之孔竅也弩之機也車之上水也箑之搖風也鋸之屑木也匠之削也陶之埏埴也冶之范也始爲是者思亦巧矣夫思天思也巧天天巧也天愛人而欲養之衆巧者所以養之之具也天之巧不能自運賴人之神聖者以代爲之故易曰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然則衆巧者民人之所以爲命者
也張光氏曰不然夫混沌初分萬物顛蒙風氣龐
厚養生之事簡朴甚矣逮後情竇漸開機智日長
多於嗜好富於泆慾嗜慾旣以無涯機智足以佐
之恣情逞意惟其便安以不窮之機而濟無涯之
慾是人自爲廣人自爲泰豈盡出於天之心乎山
林水陸飛潛鱗介萬物與人雜然並生人盡取而
飲其血啖其肉剔其骨寢其皮果天以如許萬物
悉以飼人而飽其口腹哉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

制萬物之命而搵而殺之食之殘狠不已而號饕

無厭也萬物無所不食而獨不食稂狽與蛇虺非

愛稂狽與蛇虺也以稂狽臭而蛇虺毒也故人食

萬物非天盡以萬物飼人也人獨不食稂狽與蛇

虺非天獨不以稂狽與蛇虺飼人也皆起於人之

貪也令人一如上古洪荒之世草衣卉服茹毛飲

血蕢稃土鼓窪罇抔飲豈遂不足以相生相養哉

嗟乎末世之慾無窮而動托於天性之所固有斯

衆人之所以沉迷而不返也故枯淡仁慈簡寂者

人道也亦天道也

賡桑子遊

賡桑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談行不典之
禮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
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附掉臂
去之轉眄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
蹠也燕坐之間實辯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
爲清言懼裹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
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
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揔屬不眞俗已如

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
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折首何讎于天而日與
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
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諳絶不欲
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
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猨
虱噆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閑行輒恐隃官守馬
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即從旁偵
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

存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羈絡廣桑子將縱心廣意而遊于溟涬之鄉矣或曰吾聞有道之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於其頂此亦冥靜汎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捨地下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遊之清曠無乃心為境殺乎廣桑子曰得道之人入

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寘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欄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潁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

何以謝病使㢠官可以修道則逢明何以掛冠余
將縱心廣意而遊于瀟瀼之鄉矣或曰願聞子遊
廣桑子曰夫遊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
八荒采眞訪道㢠幾與人㕘雲芝之逢石髓御風騎
氣泠然而飄耴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
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遊无
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於外
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遊无以虛忽而著于意其
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

娛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煙霞之友與俱各一衲一瓢以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邨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飯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衷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饑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即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即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

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
遇山水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即不及
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逅樵人漁父
村氓野老不通姓字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
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
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
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
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即恐寧免乎如
其不免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遭惡少年于

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路遇劫盜盜不掠貧子或以宿債當償償之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按所指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撓神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遊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蹤跡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遊止矣幸而或免遊如初行而托宿石菴茅舍無擇也

託宿而不及郎寺門嵓阿竆簷之外大樹之下可
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
若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
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塡其豫數也則遊止矣幸而
獲免遊如初其遊以五岳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
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
人跡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
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
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

神王桐柏小有王母雲林諸眞身無仙骨恐不得
覩也莫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遊覽四海之外
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乎巾領白
雲出於懷袖鷗鳩舉手可拾日月掠覆鬢而過之
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只尺通乎帝
座矣上界晴灝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
知微聞霹靂聲細於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瞀魂氣
躍躍出壙埌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
匿東月初吐煙霞晃射紫翠倏變峰巒遠近作濃

作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闢虎嘯有風颯

颯去披衣起視則兎魄衰墮殘雪在半嶺煙光濆

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使人心意欲

絕或岳帝端居羣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

角雲氣幕彼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

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

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

眉終南中條五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

黃山白岳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

區者莫可殫數芒屩竹杖縱不能遲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飲神瀵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栢上之露或絕壁危峯陡揷人耒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絙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闌入無恐谽谺窅窱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倚通一線仰逗天光以火自爇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蹟處遊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唐巫峽具區彭蠡楊子錢唐空濶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

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
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徑度良久而滅
胡其泠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鴟夷賈怒天吳
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
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眉靚妝莫如
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
開曉鏡也菱葉吐華夫渠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
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青日朗風物明媚朱
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煙雨如黛

羣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廣桑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煙霞石屋之間又潮音洛伽則廣桑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意與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偶有會心處或旬日居之終朝趺坐以鍊三寶道德五千言其寂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忌與覔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大上指其觀心古佛標其定慧因禪定以

求參同則无如非枯也仙靈之宮眞如之寺金身
妙相焜燿如日月燭既明矣替既清矣衲人衲子
分蒲團而坐啜茗進果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
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藤蘿蕭籟閴然泬寥以
頭觸地童子據藥鑪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
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
林牛羊歸乎長阪饑烏噪於平田老翁敝衣亂髮
而曝短桑之下老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飦當其
情境凄絕亦簫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

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煙輪輳車馬塡委賡桑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踘者賡桑子無不寓目焉與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裴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韵乃爾乎衆共疑之盖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三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作樂歌聲遏雲老

隸守門柱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
度軒昂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
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既
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
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
花上露濃於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
纍纍白楊夜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香
渠上紅粉殘祈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
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驩而渠

馨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胡餅趍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驩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笑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仙人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徽露其都雅歌詞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

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聯迹而遊人間
悉遣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
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
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請公等以
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
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閧曰善令
從者追之則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反命前一客
曰吾故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憮然曰是甫出門
而即烏有邪惜哉失一異人庚桑子曳杖逍遙而

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
郭樓閣瓌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
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妝袨
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
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櫂青雀或竝轡而尋芳或
聯袂而蹋歌廣桑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若
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廣桑子曰道
者亦出行春乎僕有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
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廣桑子

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秀雅楚
楚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我輩在此行吟無雜客
適遇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罍欲與道者坐未
席酒酣暢洽談議横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
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廟廊之籌策
者有及山林之遠韵者辯博紛綸各極其致道人
在坐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
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貧
道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

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蘼蕪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爾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殊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邪道人深自謙晦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遊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若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疎煙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虛入水煙青陽君不醉風山送殘年一人曰戲問

懷春女輕風吹繡襦不嗔亦不荅只自採蘼蕪一
人曰雉雊格磔鳴條風散點宕白石映青沙嘉魚
上新漲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暮鄰
能返開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
人曰道者能賞我輩之詩必善此枝某等願聞道
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
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秕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
以博諸公噴飰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
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

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於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謬愛即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即飲酒與

之談詩文即談詩文摯之出遊即出遊詢以姓名
則笑而不荅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
或稱先王間及世務兼善詼諧人愈益喜之而尤
習于養生家言偶覩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
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韵者至主人滅燭留髠燕
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
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
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
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别諸公

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廣桑子至郭門第僮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詫莫測所以廣桑子行至一山路深窅峭隘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煙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兩旁鳥啼猿嘯陰肅肅而恐人廣桑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龎眉秀頰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廣桑子前揖之老翁為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廣桑子長跽進曰此山深無人處安得有翛然者翁殆得道異

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竊悲歎願乘慈旨以開迷人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邪又或隨其所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出肅見廣桑子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眞吾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淸尚平子去

則不返余猶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歎之
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
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羡廣桑子其無累之人邪夫
貴勢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
鐘蹩躠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
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
屑焉蓺穜稑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
當路故人焉匈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
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

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廣
桑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
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即失
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即失雖有明
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
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
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
者人生常不得其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
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匈懷寬閒精神和

暢琴歌酒德樂而瘦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
於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
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
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
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者以爲
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
夜東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巳三見
滄海爲桑田矣今大海行復揚塵也嗟呼海上尚
如此況其小者乎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

所磨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
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
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
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
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
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
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
指平旦開門賔客擁入日昃張燕粉黛成行道人
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

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驩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胡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壠鬱鬱纍纍燕韓耶魏晉耶王侯耶厮養卒耶英雄耶騃子耶黃壤蒸蒸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盡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

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
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岡瞰原野舟車絡繹山川
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
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
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
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
於沉痛得無鈌達人之識乎廣桑子曰不然代謝
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
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

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趍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
得道乎廣桑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
而遊者何廣桑子曰夫遊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
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掩關
曰子一衲一瓢行歌乞食亦有以自娛乎廣桑子
曰余聞之師葢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
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靑
蘇白飯氣淸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孌童
盡態極妍撾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

其與盡意敗轉生悲凉不如焚香攤書几几晏坐
氣韵蕭踈久而益遠某雖嘗濫進賢冠家貧無貲
郭槖無阿堵止有圖書數百卷載之以西波臣懼
爲某累一舉而捐之水濵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
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
任斯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
名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遊亦學道也友人
乃欣然而喜曰䀉子之言如服清凉散不自知其
煩熱之去體也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敎亦有

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
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
虛而至其現處本實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
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
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綢密人待以為命
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
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于釋道
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
擺落舍煩躁而就清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

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刼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是全

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眞空萬
刼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
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盖爲學
人設而非黄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
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
修性不徹則其形旣壞而其神又未能獨立不免
投胎奪舍所謂淸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
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
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

悲不成廣桑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行而不
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饑乎
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廣桑子者相期來覘廣
桑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至一處乞食
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
伍伯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
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見持利刃宰牛刲
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鼈蜃蛤鰍鱔填積如丘山腥
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誶語者

狡童婦餙而誨婬妖倡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括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住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凶暴而婬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俄而一書生至與廣桑子論辯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

是何言與今夫凡夫縱慾憂勞則心氣慣耗偶時
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能含緯眞氣保和靈光
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
高僧傳神僊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
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
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
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節爲謗道曰所謂東
岳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
有閻浮提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

司羣牧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
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
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
章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
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淸之上乎又何以
賞善罰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
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
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騃薄惡之子終

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之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夭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其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廣桑子曰人乞食得食即去饒舌何爲者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廣桑子廣桑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于是廣桑子辭書生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豔態而窺於門已而漸近微辭見調廣桑子私念此非

妖也邪端坐不顧婦人曰我仙人也愍子勤心好
道故來慶子且與子有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
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廣桑子又念昔閒成子
學道荆山試而不過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
不得道而絕眞誥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
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隕命固也不可近卽
聖賢見試而不過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
如初婦人瞥然不見爲鬼狐所魔試皆不可知矣
廣桑子遊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

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
雖浪遊亦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
中終身不出

沈君典諸公遊紀

沈君典在告居青山歲餘以萬曆八年四月出遊方冠布袍攜一奴自隨徑至武林西湖訪開之郊園會沈嘉則至相與泛西湖步六橋入虎跑登三天竺一吳客與君典遇則咸以爲山人日者而酒酣落筆藻思横奔又相顧驚愕竟不知何物君典以書相聞云且自西湖櫂扁舟過青溪訪余齋中開之書來盛稱沈生蹤跡甚奇遊亦特勝淋漓千言滇滓子坐中庭開椷讀之時日未晡仰見絳雲如

赭黄雲如金一大星見日下大愉快以為奇五日而君典開之聯舟來相見大笑不能作一語直入齋頭時滇涬子方舉一子彌月之先一日而兩君適至是夕嘉則亦來各出錦褓金釧及洗兒錢明日同為湯餅客嘉則為洗兒曲首云沈郎馮生兩大魁洗兒同日青溪來我亦人稱歲星者祭酒手持紅玉杯抱兒出見諸公君典摩其頂詫曰佳哉兒它日文學不數阿爺科名不數沈郎矣吾家孫姬有身卜當得女得女以妻此兒滇涬子曰丈夫

寧可食言開之曰吾且爲媒氏問小字沈先生先生曰青溪雲間地此兒雲間生當小字阿雲客咸曰善一小兒彌月而兩太史一社祭酒同日見過三人者皆海内賢豪人也亦奇矣哉君典别去書至云生女邪以字長卿兒生男邪請爲後期後君典姬果舉一女遂成婚逾年而君典物故矣嗟乎痛哉

答友人

滇滓子出都門友人送之曰恨不挂冠與子同逝曰侍金華直玉堂君事也問煙霞理芝术僕事也寧有見巳甑之巳破惡它人之挈瓶者乎

滇滓子辭朝朝士唁者不期而會頃刻數百人咸扼腕不平柰何令孔鸞與鬼車並逐滇滓子徐應曰吾耳邊巳聞大湖水聲活活

滇滓子還家半歲長安諸公有書見及者不作一字詶侖諸孫田叔數以八行來亦了無報音其子

索書往乃作牋云年來有身之累都盡小樓前種
梔二十株柳五株已成林矣

史彌遠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有昏迷之極者以迷不迷愈久愈障千古不破吾不知其何心從古身都將相手握大權蒙蔽人主陵轢百僚流毒黔首公卿望塵而拜羣小擁篲而趨所喜立置雲霄所惡焱爲虀粉瑤臺瓊宫玉堦金埒粉黛如雲珍寶山積淺中無識悠悠市上見誰不咨嗟歎羨望之若梵王天神涕唾則拾餘竅則承背罵姦雄面頌盛德渠方自以爲千秋萬歲榮華富貴永無銷歇時轉

盻之間身首異處暴尸通衢家產籍沒親黨連坐
妻妾入於掖庭子孫流於煙瘴華屋歌舞之處不
斯須而化爲蔓草瓦礫之場回首榮華春夕短夢
爾於斯時欲求如布衣寒士茆檐瓦盆一鑪一几
六尺無恙入口相保其可得乎略數古今如伯嚭
費無極李斯趙高田蚡竇憲梁冀董卓賈充楊駿
趙王倫盧杞李林甫楊國忠元載賈似道韓侂胄
秦檜之徒顛謬一時作監千古夫首禍之人前無
所監迷於利慾是誠無尤後來者或耳聞敗轍目

睹覆舟而踵禍襲敗隨仆隨起迄不知戒劉瑾凶虐滔天財貨敵國磔身赤族曾未幾時而袁州繼之袁州惡子受誅身死產沒亦未幾時而江陵繼之矣嗟夫天下之變有幾伏隱微不常叵測防於此而作於彼杜於甲而釁於乙如此之類監戒爲難至若姦雄禍本富貴危機始而食人終爲人食事有已然理有必然如聲之應響影之隨形從古無得免者而卒皆甘心蹈之何也日馳逐於恩仇利慾固不勝其紛紛擾擾而平旦初覺亦常一念

及乘除報復之定數否也想其日則神罷於權利夜則志昏於酒色十二時中無非暗濁絕無醒悟即平旦初覺酒色之慾未清權利之念又起何暇顧念日後之利害乎宜其禍敗相尋而不知悔也宋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至今史氏子孫猶能言其事嗟乎既死而後悔亦晚矣天其或者借史相以告後人耶夫坐致大位力行善事屏去朋黨引拔忠良上安社稷下康元元生流福慶

於四海死享美號於千秋而又不失終身富貴壽考如閎夭周公不亦善乎柰何不爲此而爲彼也

噫

安義命

大化回薄氣數輪詵禍福倚伏其變靡常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謂材者必禍則葵以智衛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材者必福則馬以老棄鴈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禍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年魯人之子以瞽免於兵難謂賢者必福則鳴犢以善人誅牛缺以不怯死謂賢者必禍則禹稷以累善王旦夭以盛德興謂不賢者必福則崇侯以佞傒醢羊舌以貪族謂不賢者必禍則衛宣

公以無道亂賢盜跖以殺人壽考好兵好學施氏
與孟氏子同也施以之爵孟以之刑人貌言行北
宮與西門同也北宮則窮西門則達均一中立也
里克殺身馮道蒙福均一矯勁也孔融搆難高允
獲全莫敖累勝而反以覆師重耳乞塊而終於定
覇闔閭備齊不謂難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
於亥龍漦干周燕啄傾漢變詎可測乎侯景覆梁
祿山亂唐釁可預謀乎牛哀化虎而噬兄得禍何
怪也鱉令流尸而禪蜀得福何奇也虞氏之滅起

於腐鼠邯鄲之圍兆於魯酒秦穆之禍成於馬肉
華元之禍始於羊羹鄭靈見弑胎於黿鼎齊頃召
師基於帷婦何不相蒙也卻至兵在其頸而不知
其及宜矣郭璞明知大禍禳之廁中而竟不能免
伯宗露才揚己患至掇矣介推隱入深山而卒與
禍會古人云天下之變無窮智不能防巧不能謀
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孔子云芝蘭不以無
人而不芳

耳聽不入

余偶讀韋蟾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余以一官奔走燕趙齊魯江淮吳越間十年身經風波撼頓無算所游處略盡九州人物塵墻煙火語滿耳卽日日手持楊枝水澆灑不去居蘭省每聽諸公談朝端是非升沉鋒起余則亟稱東南太湖水聲赤城霞氣以洗之諸公不應諸公向余道煙火語余亦不應兩不相入自

知無久濫班行理及還四明新失進賢冠又以家徒四壁立故親朋不來得肆志閉門下楗所居城北隅有小樓三楹樓前種梧桐數株雜樹花竹甫半歲輙扶疎蓊蔚樓上奉大士及曇師香火其下東西兩房即居母夫人細君余或坐樓上或移坐樓下中堂隨意取三教聖人書畧其文辭領其玄旨煉氣了心久頗實契從朝至晡絕無履綦欵門早起科頭旭日冉冉升東海嶠明霞散彩與波光交射曉氣淸凉濯人衣裾冷然若坐氷壺中日暮

白雲起西山長天紺碧少選月出風生桐影零亂坐久冥寂神亦喪形形亦喪神了不復知我四大安頓何處初歸猶向人乞花竹爲娛既而蒔藝澆灌并屬塵勞使人見扶疎可愛花竹亦障遂不復增栽始愛焚好香啜苦茗讀異書頃亦遣去以爲多事異書足快心送長日多讀則能起浮游瞎想損性靈是故不取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即市廛喧囂百丈短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間世是邪非邪絶不入幽人耳即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

元府輙有梧風吹之而去商山僧耳重不聞余耳聰而不入不知韋蟾何以措語

余少負奇尚志居京師厭馬蹄塵慨然欲披衲持鉢遍訪天下洞天福地作采真遊嘗敘冥寥以見志近習靜觀空業領道趣此志亦遣佳山水處隨意偶到遊衍暢心則可躭愛勝境蹤跡必欲遍歷即爲山水之癖雖是清緣亦屬理障道不在天亦不在地亦不在山水間

澒洞

夫須彌鐵圍九州四部三千六十昆侖蓬閬百川五嶽無所不包弗于瞿耶閻浮鬱單仙佛凡聖中華戎夷飛走翾蠕卉木土石無所不育此其所以爲造化也十洲三島桃花馬秦梅岑洛伽拳石塊土無所不蓄金堂玉室珍禽異獸蛟龍鱣鯨魚鼈鰍鱔珊瑚珠貝浮尸斷梗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滄海也世界亦大矣道豈小乎哉人之匈懷澒洞識量寬舒計亦應爾北轅南轡不必一塗陸車水

毋不必一器物有鉅質不必局於小方世有奇蹤不必拘於常調異已者有可采不必與我盡同在人者有足收不必問我所有智計苟新不必心思之所嘗及事權適變不必耳目之所嘗經夫鉅人必無細跡弘竅必無小聲英靈瓌偉之夫操挾恒異而表竪不凡詎拘攣常局可以繩約而節束之哉井蛙夏虫難與語大久矣我好黄老則鄙儒家爲俗流我宗關洛則絀仙釋爲異教我崇有則闢虛無我譚玄則斥實際我修細謹則惡宏達我稟

椎朴則害騷雅我尚文學則薄武備我講性命則輕事功我厲矜莊則笑散朗之士我務軟退則病勇果之夫意見苟合則雖嫫母之質飾爲夷光趣向既乖則雖荆山之珍詆爲碩石大賢往往播棄宵人顧反登庸古者綈葛之嗟康瓠之嘆有以也昔東方朔文辭不遜武帝不罪而偉其人嚴光足加帝腹光武屈已而成其志陶弘景畫兩牛以傲梁武梁武笑而聽之不强致李白大醉而入宫草樂府脫靴捧硯無人臣禮玄宗敬其才不較也朱

雲京房以疏遠小臣並得與人主接膝而譚折檻
而諍殿廷之上不以爲駭河上公司馬承禎軒轅
集田遊岩孫思邈以至達摩寶誌麻襦玄奘咸方
外異人抱道負奇出入宫禁爲天子親禮承其顔
色聆其緒論不聞當時公卿大臣有異議唐文學
諸生朝誤一詩暮被於管絃夕奏一文朝書於御
屏而至尊時召供奉近臣從容賜坐讌飲款洽宋
時至有天子請客之語盖當宋明主治世也汲長
孺至不拜大將軍王生至命張大廷尉結襪孟嘉

落帽於桓大司馬之前庾大尉與諸參佐僚屬雜
坐嘯咏胡牀達曙鄭太穆為于司空屬吏貽書司
空盛稱官卑俸薄不足活其百口索賄於襄陽語
涉跋扈司空休休笑而不怒每物令給半焉狂生
路罵韓魏公魏公不問有獻詩范文正者至云踏
破賀蘭掃清西海亦太跌宕矣文正亟收之晏倩
陵轢卿相嘲侮豪傑帝每優容之阮嗣宗之徒清
虛通偉頹然自放蔑棄禮法脫去繩檢晉朝猶時
加保持謝安石携妓東山朞功之喪不廢絲竹而

曾不損當代清譽李長源自丕事人主乃欲枕至
尊股一動天文而青蓮元白諸賢風流醞藉彼時
並不聞責以苛禮蘇長公爲守所至有西湖送流
光於杯中了郡事於湖上士林豔慕其丰采千秋
而下蕭蕭來暎人若在今日俱當挂吏議伏文法
以疎狂見斥重則不保其腰領輕則投竄於遐荒
矣歷代以來人情弘通法綱濶略時未嘗乏賢良
襄盛治世界氣象自是偉然可觀今局促狹隘罔
容法嚴識恒狃於藩籬而議不通於寥廓士吐一

奇論則指以爲迂狂立一奇節則驚以爲怪事巧
猾庸軟者循常襲故以揖拜擎曲爲道德以簿書
期會爲功業以錢穀米鹽爲大計以富貴通顯爲
聖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

鴻苞集卷之三十二終

